毛詩通考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檜

素冠傳曰素冠練冠也蓋十三月而練時人朞而除喪則無所謂練冠練衣矣故曰刺不能三年也箋乃以縞冠素紕言此大祥後之服僅不見此則大祥前猶未除服何至長言以刺之箋似密而疏不特非毛意也下二章畧同

傳曰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蓋同歸者依歸之意如一

者合志之意毛意甚明箋於同歸云欲之其家觀其居處於加一云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何其紆曲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曹

鳲鳩傳曰騏騏文也騏者青黑色謂皮弁之文如騏馬之青黑色也箋云騏當作璂以玉爲之則須破字非毛意矣

下泉傳曰稂童粱爾雅釋草文 郭注曰莠類也郝棲霞云穗如亂毳爲色青黃中亦有秠而不成米今人以飼牛驢箋云稂當作涼既要破字且爾雅未有涼草之名全非傳意矣 傳曰二伯述職者二伯謂東西

大伯如周公召公之類經傳未有言郇侯爲二伯者或爲之未久故無傳焉得此詩及毛傳以補之箋乃云爲州伯則是州牧下之二伯其所及者狹小非詩人思治之意不如傳義遠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豳

七月傳曰田畯田大夫也不解至喜者易知也箋云喜讀爲饎饎旣要破字又云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古者官與民雖親而上下自有體將合無數耕者公設酒食乎則民不勝其擾若每一耕者即設酒食乎則官亦不勝其煩事多窒礙非毛意矣

傳曰豳公子躬率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在上者以身先之所謂風化所由箋乃云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夫人各有耦田家之女而皆欲嫁豳公子是謂不安其分何得謂風俗之美且田家之女多矣豳公子又安能盡取之此說之窒礙者不特失毛意而已

傳曰乘升也升車謂之乘升屋亦謂之乘也升屋則必治屋可知箋云乘治也以乘爲治意既紆曲且不見升高之意矣

饗者鄉人飲酒也傳曰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說禮甚明箋乃云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則自朋酒斯饗以下

句句與傳異紆曲多矣

鴟鴞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則周公此詩所以言志自當以王室爲言每章傳義甚明箋乃以周公屬臣之官位土地爲言則何以明志至恩斯勤斯二句以爲喻屬臣之先亦殷勤於成王似迂遠而不切矣

二章綢繆牖戶傳意俱以王業言甚爲正大箋乃謂諸臣之先固定此官位與土地則已小矣今女下民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蓋以王室爲言箋乃謂屬臣之先固定此官位土地不欲見其絕奪非傳意矣

三章傳意言王業艱難正是周公之志也箋皆以屬臣先

世欲保此官位土地爲言何以明忠愛之志

四章傳意亦明箋皆以屬臣爲言既失毛意至以風雨喻成王則謂爲成王所漂搖未免有怨懟之嫌成王誅周公之屬臣經傳皆無之若以爲欲誅之則是逆億之詞又何足以明忠愛之志此篇箋與傳違而箋義甚短

東山我東曰歸二句傳意言周公蓋感管蔡之事故其語沉痛箋以軍士言其意淺矣

三章傳曰烝衆也言軍士之衆也箋訓烝爲塵謂久見使析薪已失毛意傳於首章言烝寘也此章別一意箋乃混

之且下有于今三年之句其久何待言耶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無傳者易明也毛意以爲興鄭意以爲賦也蓋成昏之期毛謂在正月以前鄭謂在二月以後倉庚飛是二月傳箋意異然以爲興者意更深遠矣
破斧傳以斧斨興禮義喻四國之君廢其禮義是壞其國用周公所以東征而正其民人斧斨渾然不分用意深遠箋以斧喻周公斨喻成王强爲分別旣非毛意其義亦狹矣
傳曰遒固也箋云遒斂也堅固則必斂聚箋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伐柯序曰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周大夫則是刺成王可知箋乃謂朝廷羣臣疑於王迎之禮是以刺之殊費解說

傳意以柯喻禮以取妻喻治國以斧與媒喻周公意甚明也箋乃以伐柯與取妻俱喻迎周公以斧喻賢以媒喻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夫君命召無諾成王欲迎周公周公必當至何論往召者賢與不賢曉意與不曉意乎非毛意矣

次章傳以伐柯之法可近取喻周公知禮以恕治國所謂絜矩也下二句言若得見周公則禮法大行其義廣大箋乃謂欲迎周公其道不遠人心周公行至當以饗燕之饌

說之其義狹小矣

九罭傳意以小網不宜處大魚喻東方小邑不宜處周公是以欲見周公當服袞衣繡裳以往詞意甚順箋云言取物各有器也則是以九罭當得鱒魴全非毛意又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迎公專以衣服言亦偏而不舉矣

次章傳以鴻是大鳥不宜飛而循渚以喻周公聖人不宜久留東方詞意俱順箋云以喻周公與凡人處東都失其所夫凡人無處無之豈專在東都乎　傳曰周公未得禮也蓋以未得王迎之禮則歸無所在故於女東方信宿耳

箋云信誠也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何其紆曲乎三章毛鄭之意有別亦如此

四章傳意以成王有袞衣而不服之以迎周公是無與公歸之道又言王當迎周公無使我羣臣心悲正是小序之意箋云東都之人欲周公留爲之君又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於小序所謂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者不相照應矣

狼跋序謂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此所謂進退有難傳意與小序一也箋言進有難與傳略同至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留之爲退有難夫成王留公自是敬愛之

意何謂有蘖此與傳義相背馳矣

傳曰公孫成王也豳公之孫也赤舄人君之盛屨也蓋言周公欲待成王長成有大美之德能履赤舄几几然盛服以行禮然後歸政此能言周公之志者箋乃言周公復成王之位孫辟此大美成王又留以爲大師履赤舄几几然似未足以見周公之大矣二章傳箋之分別亦然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鹿鳴之什

鹿鳴傳曰周至行道也蓋謂嘉賓愛好我示我以至美之道即小序所謂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也箋云示當作寘寘置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旣要破字且詩言燕羣臣則羣臣皆是在列位者又何必言及此不及傳義遠矣

四牡傳曰諗念也蓋言作歌之意正謂汝養母之心往來思念故也八字成句詩中多有此箋云諗告也則豈不懷歸三句俱是敘使臣自述其情以告於君意味稍近淺薄不如傳之深遠矣

皇皇者華傳曰每雖懷和也末章傳曰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卽此意也疏雖云蓋鄭所據者本無每雖然又云定本亦有每雖則當據定本爲是箋引國語以和當爲私是與傳意異鄭箋亦有所本但鄭以懷私將無所及毛以雖中和當自謂無及畢竟有淺深之分矣疏覺以鄭意爲毛意似非

傳曰忠信爲周謂有此忠信猶當咨諏卽雖有中和當自

謂無所及之意是毛以忠信在已言箋云見忠信之賢人末章云雖得此於忠信之賢人是鄭以忠信在人言傳箋意異疏末分別似非

常棣傳曰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以喻兄弟相親則致和顯其意甚深春秋左氏傳言韡韡亦此意也箋云不當作柎既要破字又云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大略亦同而以鄂喻兄以柎喻弟又以榮覆弟其意似傷於淺近不如毛意之渾然深遠矣

伐木傳意以伐木有聲鳥聞而驚以喻朋友設言相規友

聞而勉鳥飛而遷於高木以喻友勉而遷於高位末二句無傳者易知也言神明聽而祐之則朋友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成矣語明而意深箋云昔日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爲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切正也夫文王之爲世子何必與友生於山伐木耶鄭意賦而不興非毛意矣

箋云平齊等也亦非毛意

次章傳意以伐木而其柹許許然以喻友相勸而德進業脩故今與之燕飲箋云伐木許許之人今則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亦是賦而非興失毛意矣　三章傳箋之異倣此

傳曰酤一宿酒也蓋謂王偶無酒則使人急爲之一宿卽可成矣箋乃云酤買之夫王者燕其故舊竟不能自爲酒必待買而後得用乎甚非毛意矣

天保傳曰單信也此正解單字或曰單厚也則俾爾厚厚言重詞複矣姑備一說耳箋云單盡也盡厚天下之民夫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豈可以盡言不如傳義爲安　傳意天使爾信厚當亦汎言厚德載福故下句以福言疏云天使汝誠信愛厚天下臣民是也箋但以民言亦未該括　傳意俾爾戩穀罄無不宜俱當汎言受天百祿亦惟人君可以當之箋以羣臣爲言似非傳意疏亦混鄭於毛耳

第三章傳意亦當汎言福祿愈盛萬物之盛自在內箋但以物言於毛意似有未盡矣

傳曰公事也猶言有事於先王耳言先王則先公可知箋云公先公與毛異且先字在公字之下亦似於文義未安

采薇傳曰陽歷陽月也箋云十月爲陽是申傳意蓋上章言歸亦歲莫則是十月可知周以十一月爲正月也　疏強生分別耳

傳曰捷勝也蓋渾言之無所不包箋云侵也伐也戰也鑿矣此必非毛意而疏竟未分別

傳曰腓辟也於此辟敵則以爲庇廕可知箋亦申傳意疏自生分別耳

杕杜匪載匪來無傳者易知也箋云君子

至期不裝載意不爲來毛意當同疏似失之　卜筮偕止言或卜或筮俱嘗有事會言近止則是會人占之箋云合言於繇爲近此亦傳意所括疏自生分別耳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南有嘉魚之什

南有嘉魚傳但解罩罩而烝字無傳者豳風東山傳曰烝衆也此亦當然謂南方江漢之閒有善魚則衆然以多篧取之喻世有賢者則欲廣取之於朝也箋云烝塵也未必是毛意疏乃混鄭於毛矣

彤弓受言藏之毛傳曰言我也諸侯自言我則受彤弓而

藏之下二句又述王之意也鄭以受言爲受策命之言既非毛義又云受出藏之乃反入殊紆曲矣下章受言載之箋云出載之車也既出藏之乃反入矣又安得載之車乎

傳曰右勸也疏云謂設饗禮勸其功是也箋以賓尊於薦右解右字詞意甚曲且疏云初獻未得名爲勸此箋未足據也

傳曰醻報也言爲饗禮以報其功左傳所謂以覺報燕是也箋云主人又飲而醻賓謂之醻則專以醻酒爲言非毛意矣

六月傳曰日月爲常謂畫日月於旗則爲大常　服戎服

也卽是韋弁服是常與服爲二物箋云常服韋弁服則合爲一非毛意矣

傳曰出征以佐其爲天子也則毛意亦是王命吉甫爲將而出征傳箋略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御進也自王賜吉甫而言故進其同志之友與俱飲也鄭於周禮女御及御史序官之注亦云御猶進也　箋云御侍也旣與毛異其詞亦紆曲矣

采芑傳曰猶道也箋云猶謀也兵謀亦必有道箋申明傳意耳

車攻傳曰大芟草以爲防謂於寬大之地芟除草以爲獵

場也凡寬大之地皆可不專指一處也鄭箋以圃田實之轉不及傳義之廣大

傳曰之子有司也謂有司於是夏苗之時則選數車徒末章之子於征亦謂有司從王而行者也允矣君子乃以宣王言有司備具田獵之事前之言有司即所以言王也箋云於曰也雖與毛意小異召南采蘩傳曰于於此亦當同想亦以之子指有司疏乃謂箋之子當斥宣王似非又云之子于征箋亦謂宣王行但于征當爲往征則又自生同異非鄭意矣

吉日傳曰麌麌衆多也謂牝鹿之衆多也箋云麕牡曰麌麌復麌全與毛異上旣言麀牝鹿也又連言牡牡其詞豈順

乎不如傳義爲安

傳曰祁大也文義甚明箋云祁當作麎麎麋牝也旣要破字且上章已言麀鹿矣此又言麋牝豈不近複乎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鴻雁之什

鴻雁傳曰一丈爲板謂板長一丈也五板爲堵謂横累五板也疏引周禮說一堵之牆長丈高一丈然則五板爲堵者板廣二尺長一丈故横累五板則爲堵箋引春秋傳（定公十二年公羊傳文）謂板六尺非毛義矣（詩疏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爲雉長三丈堵長一丈傳五堵爲雉疑五誤當爲三　此亦以毛說爲是）

庭燎傳曰艾久也仍是未央之意案左氏傳襄公九年杜注艾息也不息則久久則息與此傳足相發明箋云艾末曰艾是譬況之詞既非毛意且與前後兩章之解參差矣

鶴鳴傳曰良魚在淵小魚在渚善魚能逃處於深淵以喻君子則能逃遯而隱居小魚不能入淵而在渚以喻小人則不能深隱意味深長不曰大魚而曰良魚者以喻善人故變其詞　箋云魚寔則逃於淵溫則見於渚則以魚之隱見喻君子之進退理自可通然不如傳義深遠矣次章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毛鄭之分亦同

黃鳥傳曰不可與明夫婦之道者蓋室家不以其道而相

去則夫婦之道苦是不明也箋云明當為盟盟信也既要破字且紆曲甚矣

我行其野傳曰樗惡木也蓋以適野而所采者乃惡木以與出嫁而所遇者乃惡夫也三章大意略同並不以時令言箋云樗之蔽芾始生謂仲春之時嫁娶之月下二章皆云亦仲春時生可采也俱以時令言蓋鄭以二月為昏期之正故也全非毛意矣

斯干傳曰猶道也言兄弟無相責以道矣蓋以道相責備則必至傷恩門內之治恩掩義彌縫其闕而已意義深長箋云猶當作瘉瘉病也言無相詬病也既要破字且意義

淺矣

傳曰似嗣也謂嗣續先人之志以築室蓋前人所未及爲之事待後人爲之既成而推本於前人者知其志也此意甚深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既云築室則宗廟不待言而可知箋云似讀如巳午之巳謂已成其宮廟也意義殊淺不特非毛意而已又案巳午之巳與既已之已古音不分故箋云謂已成其宮廟也疏乃云鄭以爲於國門之左在巳之地立廟似誤

傳曰芋大也言君子所以光大蓋居移氣築室非徒爲美觀正謂爰居爰處則光大也箋云芋當作幠既要破字又

云憮覆也君子之所覆蓋夫居於室中其爲覆蓋豈待言
不及傳義遠矣
傳曰躋升也與前章芋大也同意謂君子居此則日進於
高明也其意無所不包箋專以宗廟言故云君子所升祭
祀之時似偏而不舉矣
傳曰正長也冥幼也謂噲噲然寬博是其羣臣之長者噦
噦然閑習是其羣臣之幼者蓋既言築室成而言其居於
此室者也箋云噲噲猶快快也噦噦猶熠熠也又以正爲
晝以冥爲夜言宮室寬明晝夜俱快似紆曲矣
乃安斯寢無傳者易知也爾雅釋詁安定也安止也毛傳

多與雅訓同謂乃定止於斯寢也箋以安燕為言似非毛意

傳曰裳下之飾也其義甚明奉璋峩峩是臣之職箋云裳晝日衣也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以下之飾為晝為外事俱紆曲之甚　傳曰璋臣之職也蓋奉璋峩峩則是臣職若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則非臣職矣箋云玩以璋者欲其比德明成之有漸（半圭曰璋故言成之有漸）此則傳意所包括疏強生分別矣

傳曰裼褓也不言其義褓所以藏小兒似謂示女子當深藏耳箋云褓夜衣也明當主於內事全非毛意　傳曰婦

人貧無威儀也語明而順箋云儀善也理亦可通而詁訓小異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節南山之什

節南山傳曰實滿猗長也蓋謂南山充滿而長遠也箋云猗猗也言南山以草木平滿其旁倚之畎谷使之齊均用意太曲矣疏以王肅之意爲毛傳之意與箋意稍混矣

傳曰氏本太師執政是國之根本也箋云氏當作桎梏之桎破字而且費解矣　傳曰毗厚也箋云毗輔也此則義

本相因輔之則必厚鄭亦申毛耳

傳曰庶民之言不可信盡事躬親則下情不壅於上聞故其言可信若委政小人則所言民情未必得實故不可信此就上言箋云恩澤不信於衆民則就下言其意不相足傳曰勿罔上而行欲王親政以息民之欺罔也箋云勿當作未則下民未罔其上矣甚費解說

傳曰無以小人之言至於危殆也箋云殆近也無小人近夫近小人則必危傳箋大意亦同而詁殆字則小異矣

不自爲政卒勞百姓無傳以弗躬弗親經文卽可互證也

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必非毛意憂亂而望天出圖書不

亦迂乎且與昊天不傭章箋例有異矣

傳曰正長也蓋謂師尹不平使下民不懲止其爲惡之心而反怨其長上也箋以邪正對言非傳意矣

正月傳曰父母謂文武也我我天下蓋以周道成於文武天下之人皆因文武而始得遂其生故云沔水篇以京師爲諸夏之父母卽此意也箋云天使父母生我何故不長遂我而使我遭此暴虐之政而病則但就一身言理雖可通而不及傳義之廣大矣（第三章念我無祿傳箋之分別亦同）

傳曰古者有罪不入於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案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凡害人者（謂身常有害於人亦是罪之輕者）置

之圃土而施職事焉謂晝則役之夜則入於圃土役是臣僕之事故謂之爲臣僕也近時方望溪先生曰臣妾聚斂疏財蓋士大夫之家始有之如後世官賜奴婢耳戰國秦漢以後平民始得相買爲奴　蓋謂民之無罪者亦幷以爲臣僕是王政之急暴也箋云王旣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全非傳意且汎言民家之賤者亦與古無奴婢之義不合

傳曰勝乘也蓋謂王旣自言能有所定實則無事不於人而乘陵之非眞能有定也箋云王旣能有所定又云凡人所定皆能勝王意義較淺非毛意矣　毛意訓伊爲維蓋呼天而訴之曰維誰憎惡乎語意分明箋云伊讀爲緊緊

猶是也則以有皇上帝伊相連而言旣非毛意且紆曲甚矣

傳曰窘因也已了然矣箋云窘仍也又將仍憂於陰雨不特紆曲而仍字與又字不甚分別非毛意矣

彼有旨酒彼字無傳蓋此詩刺幽王則彼字必指幽王所謂王者不能親親以及遠也箋云言尹氏富旣非傳意且與節南山篇相混　傳曰云旋也蓋風雲之雲本作云故訓云爲旋取象雲之回旋也箋云云猶友也言尹氏與兄弟相親友爲朋黨意甚紆曲矣

天夭是椓傳以天喻王故天屬君因以椓屬在位箋則以天屬天椓屬王者然君之虐政亦由於天不悔禍在位之

虐亦由於上無仁君語似小異意亦大同也

十月之交篇毛意謂刺幽王蓋小序之說鄭以毛移其篇第耳本爲刺厲王詩云云此亦以意言之非可顯證也疏意亦以毛爲長

雨無正序是刺幽王而箋亦謂刺厲王故周宗既滅毛意言周先生之道爲天下所宗既已滅亡無所止而安定箋則云周宗鎬京也王流于彘無所安定全非毛意矣

毛意言幽王故戎成不退饑成不遂皆汎言天下之大勢鄭意皆以民叛厲王流王於彘爲言　莫肯用訊毛意是莫肯以憂危告於王與贄御憯憯日瘁相形鄭意但以爲

衆在位者莫肯以戎成譏成相告語理雖可通不及傳之深婉矣　傳曰以言進退人也蓋謂幽王於道聽而稱其人者此欺世盜名之人則答其言受而進之有譖人之言此誣善則又信譖毀之言而退之王之用人如是周道所以亡也箋則以爲羣臣惡直醜正又以答爲距意謂有當聽之言則共距之有譖人之言則共助而排退之與毛意異而甚紆曲矣

毛意是幽王在朝之臣責離居之大夫不還居王都其詞明順鄭意以厲王流于彘即謂王都是彘費解說矣　鼠思泣血二句亦是幽王朝臣之詞蓋謂我所以憂思泣血

欲汝還者以孤特在朝無所言而不爲小人憎疾故恩汝矣語意自然而深痛鄭以爲離居者之言謂我憂思泣血欲遷王都今無一言而不道疾者方困於病故未能也詞紆曲而意淺薄矣

小閔傳曰猶道也謂龜不告以吉凶之道箋云猶圖也謂龜不告以所圖之吉凶大略相同而傳意較簡括且明順

傳曰靡止小也蓋詩人謂今之國雖無所居止此言其地小之意（無所居止則狹小可知）靡止二字合言見其小（非以止爲小也）箋云止禮也言天下諸侯雖無禮則靡止二字分言但以止爲禮全非毛意

巧言傳曰憮大也爾雅釋詁文謂亂如此大也昊天大憮亦是呼天而言王之虐甚大也箋云憮敖也謂亂如此敖慢頗費解不及傳之明又以大憮爲王甚敖慢我亦不及傳之括

傳曰僭數涵容也謂亂之初由于讒譖數進始入而盡見涵容也箋云僭不信也罔同也羣臣之言不信與信盡同之不別也大意亦不甚異而於僭始之始字無著不如傳義矣

傳曰毚兔狡兔也疏引倉頡解詁云毚大兔也大兔必狡猾蓋謂躍躍然之大兔雖則狡猾遇見田犬則犬能獲之

以喻讒人雖有深心無不可忖度也箋云遇犬犬之馴者未見證據

何人斯篇壹者之來云何其盱無傳　壹者之來俾我祇也傳曰祇病也蓋謂汝一者之來見王遂使我病是以不能無疑也然則云何其盱亦謂汝一者之來見王云何其使我有譴責之病乎皆是以來爲見王以病爲蘇公受其病語意自順箋云一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又云一者之來見我是使我心安也全與毛異而其意紆曲矣

巷伯傳曰遷去也蓋謂讒人相教戒以盡心行讒倘不然則王豈不暫受汝言既而必舍汝而遷移矣語意明甚箋

云遷之言訕也已則亦將復訕誹文意旣紆曲且以王之責
下爲訕誹殊未安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谷風之什

蓼莪傳曰腹厚也爾雅釋詁文蓋腹複通禮記月令釋文腹本又作複凡物重複者即加厚之意釋名釋形體腹複也腸胃之屬以自裹盛復於外複之是厚之義箋云腹懷抱也則母今鞠我句已包此意傳曰鞠養何必再言

大東傳曰穫艾也語意甚明箋云穫落木名也全非毛意

傳曰載載乎意也謂既穫之薪尚可存載於心意故不欲
况泉浸之箋云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
則其意淺近既穫之薪自然可載而歸此皆傳義所包括
也

傳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本甚分明箋云舟
當作周裘當作求既要破字又云周世臣之子孫在冥氏
穴氏之職使搏熊羆益紆曲矣

四月傳曰徂往也暑盛而往矣語意分明箋云徂始也六
月乃始盛暑亦是傳義所包分别者疏之體耳其實兩意
可通

傳曰構成箋云構猶合集也合集所以能成毛鄭意同疏自生分別耳　傳曰曷逮也疏云釋言文案爾雅釋言曷盍也不訓逮毛蓋以曷即遏釋言云遏遾逮也傳例不破字故曰曷實讀曷爲遏也疏未分明　箋讀曷不改字故云曷之言何也與毛異矣

傳曰鵰鳶貪殘之鳥也大魚能逃處淵言在位者並非鵰鳶亦如其飛至天取小鳥以爲食是貪殘也賢者並非大魚亦逃處以避亂本分兩項人箋云民性安土重遷今而逃走亦畏亂政則四句皆言民之驚駭辟害非毛意矣

北山傳曰鞅掌失容也以鞅掌連言箋云鞅猶何也掌謂

棒之也分執掌爲二非毛意矣

小明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蓋承二月初吉言初吉是生新也生新則必除陳箋云四月爲除是謂除與余通不免破字且忽言二月忽言四月亦覺混淆不及傳義自然

鼓鐘傳曰幽王用樂不與德比鼓其淫樂以示諸侯蓋樂以象功昭德不與德比即是淫樂箋以嘉樂野合爲失大意亦通疏之體自當分別耳

傳曰妯動也憂而且心動是有兩意較之傷悲尤甚箋云妯之言悼也欲與相悲相配然不見詩人變化之妙非毛意矣　傳曰猶若也謂不若幽王之淫樂也語意甚明箋

云猶當作瘉則是破字非毛意矣

楚茨以介景福無傳而毛意介皆訓大箋云介助也非毛義矣

傳曰肆陳將齊也或陳于牙或齊于肉案爾雅釋言將齊也郭注謂分齊也牙若屠家縣肉架既殺乃陳之於牙上分齊其肉所當用此皆在或剝或亨之前經文變化之妙也箋云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則皆在剝亨之後循文立義全非毛意矣

傳曰皇大謂先祖之靈於是美大之箋云皇往也先祖精氣歸往之既與毛異且多紆曲矣

傳曰燔取膟膋案膟膋者血與腸間之脂取膟膋以燔於爐炭也　炙炙肉也此薦於俎者毛意爲俎孔碩所包甚廣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則孔碩專指燔肉炙肝不及傳義之廣大矣　傳曰豆謂肉羞庶羞也包括不一又以賓尸與薦客分言箋語皆申明傳意但鄭意言從獻之俎則一切皆與毛小異故疏分別言之

傳曰稷疾敕固也謂孝孫祭祀既整齊既疾速既匡正既愼固禮無所失故神錫之福也箋云齊減取也意謂祝於祭物內減取之以授尸爲嘏也稷之言卽也意謂孝孫就尸之前受嘏也又云使宰夫受之以筐其意讀匡爲筐是破字也祝則釋嘏辭以敕之意謂祝述尸語以敕告主人則

二句皆以尸嘏主人言與毛意適相反也

信南山傳曰甸治也謂南山之野得爲田者皆由禹之所治於地之廣狹無所不包箋但以六十四井之甸言理可相通然皆毛意所包括也

先祖是皇報以介福以楚茨傳箋例之毛意謂先祖神靈於是美大之報以大大之福鄭意則謂先祖之神於是歸往之報以助其受福各明一義然傳文爲順而意明也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甫田之什

甫田傳曰甫田謂天下田也蓋甫者大也以天下言則大之至矣十千言多也渾言之則無所不包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殊爲紆曲又以十千爲一成之數亦似拘泥　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此敎以孝悌所謂老少異粻也箋云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

穀則專以官之倉廩言義理亦精但與傳意小異矣　毛意介訓大疏云國用充足所以成大功所以自安止是也箋云介舍也似不如傳義之自然　治田得穀俊士以進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也箋云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爲俊士之行此亦傳義所該括然數句連言不及傳之分明

毛傳介皆訓大以介我稷黍謂大獲我之稷與黍也箋云介助亦傳義所括　傳曰穀善也即既富方穀之意箋云穀養也亦傳義所括而不及傳之廣大矣

曾孫來止傳箋意同以其婦子饁彼南畝毛意指農夫之

婦子鄭謂成王親與后世子行王后而于田豈不疑於輕
出乎又謂爲農人之在南畝者設饋以勸之亦疑於小惠
未徧也毛意田畯至喜卽是喜農夫之克敏攘其左右是
田畯教農夫以除草嘗其旨否是教農夫以辨土氣之和
與否語意甚明箋云喜讀爲饎攘讀爲饟則皆破字非毛
例至謂司嗇至又加之以酒食其左右從行者成王親爲
嘗其饋之美否皆似有親而不尊之嫌不特非毛意也
報以介福無傳者毛意介皆爲大謂爲農夫求福於八蜡
之神而神報以大福也鄭意介爲助故云爲之求福助於
八蜡之神然報以助福殊似紆矣

大田俶載南畝無傳蓋以爲始事於南畝也箋云俶讀爲熾載讀爲菑亦不外毛傳之意按方言入地曰熾反草曰菑亦是始事之意但俱要破字非毛例也

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毛鄭意異亦與甫田篇同

傳曰騂牛也黑羊豕也並不言祭某方則用某色疏云此四方既非望祀故用牲無方色之別是也箋云陽祀用騂牲陰祀用黝牲援陰陽之異用以證四方必異其牲騂牲宜祀南方黑牲宜祀北方舉二方以該四方與毛異矣

鄭必訓介爲助亦與毛異

桑扈交交無傳案黃鳥傳曰交交小貌此亦當然箋云

交交猶佼佼此非毛意疏似混鄭於毛矣　傳曰胥皆也本爾雅釋詁文天下皆樂是君子之心其義甚廣遠箋云胥有才知之名不特不包括且卽以用賢論六德有邦三德有家亦非才知所能盡也二章亦然

傳曰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語明而箋言百辟皆以爲法則天下之民豈不戢聚而歸之乎豈不畏難而順之乎畏難猶言畏憚也　則其受福豈不多乎箋語似徑而率全失毛意矣

頍弁傳曰弁皮弁也箋云言幽王服皮弁之冠是維何爲乎言其宜以宴此正申明毛義傳箋本同疏自生分別耳

車舝傳曰景大也爾雅釋詁文同箋云景明也案廣大者必光明箋之意亦傳所包括也

賓之初筵傳曰秩秩然肅敬也箋云秩秩知也人必智而後能肅敬毛鄭之意亦相因也　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案序言幽王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則未必言大射傳義爲安

賓之初筵毛以爲行燕射以洽百禮者毛意蓋言禮之多耳鄭以爲大射故云合天下諸侯所獻之禮　傳曰壬大林君也謂有祭祀之大禮有人君以行禮也箋云壬任也謂卿大夫也非毛意　各奏爾能卽是言射事疏未釋也傳曰

仇匹也毛意謂賓比耦以射也箋云仇讀曰𣁶則破字矣

傳曰室人主人也葢就燕射言之箋云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　毛意入又者入於次又射也鄭意入室復酌爲加爵也葢以爲大射習禮助祭故全與毛異也　毛意以康爵爲安體之爵鄭意以康爵爲虛爵毛意進酒於中者以飲不中者則言射也鄭意則言祭也

傳意言燕禮則賓之初筵俱是汎言箋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不如傳之自然矣

燕禮有司正以監察儀法此立監佐史即立司正之意傳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竝未有督酒欲令皆醉之意箋所

云者非毛意也　式用也式勿從謂用酒醉時勿從而謂之箋云式讀曰慝破字非毛例矣

毛詩通攷

番禺林伯桐撰
男世懋校刊

攷鄭箋異義

魚藻之什

采菽傳曰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此語實賦其事毛鄭意同惟次句毛意謂筐筥所以受所采之菽與禮命所以待來朝諸侯意婉而永鄭意則實賦其事而已（二章及四章傳箋之異亦然惟三章起二句傳意亦實賦其事箋無異）

汎汎楊舟二句傳曰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亦是戾矣蓋

謂明王待諸侯其德如此亦是至美矣俱就明王言通篇一意箋於章首云猶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於章末云諸侯有盛德者亦優游自安止於是忽言諸侯與各章意不相連貫全非毛義

角弓傳曰塗泥附著也語意簡明箋云附木桴也疏云桴謂木表之麤皮既失毛意且詞費矣

莫肯下遺傳意蓋謂小人失教者莫肯自卑下而遺棄其惡心也箋云遺讀曰隨則破字非毛義矣

菀柳傳曰蹈動言王之性情不常甚變動也箋云蹈讀曰悼既不免破字又云甚使我中心悼病則是上帝言幽王

甚蹈又爲諸侯自言四字分兩截何紆曲也　傳曰靖治
箋云靖謀義亦相因但毛意謂王使我治事則後日我當
更至焉言外見王不使我治事我惟恐得罪所以不欲朝
也意自深婉鄭意則極誅也假使王留我使我謀政事王
信讒後反誅放我云云多少委曲全失毛意矣下章毛鄭
之同異放此

傳曰瘵病也言諸侯無往朝王而自取病也箋云瘵接也
則讀瘵爲際而破字矣　毛意王使我治事則後來我亦
行而朝王鄭以行爲放與毛異義

都人士毛傳曰尹正也則吉是善可知箋云吉讀爲姞既

要破字又云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案前章網直如髮箋云其情性密緻操行正直則固以其德性言此章不當忽有異也

傳曰厲帶之垂者蓋形容都人士之衣服有常也箋乃云而亦如也又云厲字當作裂既非毛意且破字矣

采綠毛意以首二句爲興謂人有采綠而不盈兩手由其有他志以興此婦人不成一事由於念其夫箋乃以爲此婦人自言則意味甚短非毛意矣次章毛鄭之異亦然

五日六日皆經文分明傳以五實是言日則六日亦然箋乃云五月之日六月之日此兩月字非經文所有

白華本色潔白白茅亦潔白二者本一類皆以興申后箋乃云菅茅忍中用矣茅比於白華爲脆則白華白茅竟不同類矣而可乎（詩言白茅皆喩潔淸觀召南野有死麕章可見）茅以束菅皆雲露之所潤興申后有德而受禮法約束皆當爲天所眷也箋乃云白雲下露養可以爲菅之茅使與白華之菅相亂　傳曰步行猶可也謂天行艱難於申后使之子幽王不可之何等分明箋於行艱難之下要增妖增久矣又以猶爲圖於王不圖之下要增其變之所由豈不詞費

經言碩人皆美詞此無傳者已見於衛風也念彼碩人念

申后也箋以爲念褒姒必非毛意疏竟以鄭混毛矣四章

六章碩人皆當同

瓠葉有兎斯首無傳蓋兎當以首計斯首者猶言此一頭

耳箋云斯白也斯白之字作鮮既非毛意且兎之白者多

矣但言有兎白首何爲乎

漸漸之石傳不多及者以爲詩人實言其事皆可望而知

也箋於首章次章皆以上二句爲喻既非毛意且既謂其

衆彊而無禮義乃以山石高峻儗之乎必不然矣　箋云

邦域又勞勞廣闊則是讀勞爲遼破字非毛意　每章末

句皆是武人久病在外之詞語意分明箋皆紆曲之甚

不皇朝矣卽朝夕不暇之意疏乃混鄭於毛也

次章箋云卒者崔嵬也本爾雅釋山文讀卒爲崒是破字非傳例也　不皇出矣蓋久役於外憂其不得出險也箋云不能正之令出使聘問於王旣違傳且費解疏語亦非毛意

三章前四句皆卽事而言箋乃云豕性膚突難禁制白蹢尤躁疾今離其緍牧之處與衆豕涉水之波喻荆舒君率民去禮義之安而居亂亡之危云云何其曲也又云將有大雨徵氣先見於天言荆舒之叛萌漸亦由王出也疏云荆舒本好亂王又爲不善之政以加陵之委曲多矣　不皇他矣卽莫知其他也箋云不能令其守職不干王命疏云干犯王命是爲他事皆失毛意且

甚不自然

若之華次章傳曰華落者首章言將落此章言華既落惟

有葉青青然語甚分明箋但云陵君之華衰則與上章箋

所云華衰則黃無別矣

傳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乃言所以可食而鮮飽之故意自

了然箋乃云人人於晏早皆可以食矣其解可以食幾於

以辭害志又云軍與之少無可以飽之者則仍不出毛之

範圍